徐文長佚草

徐文長佚草

卷八

書

尺牘

致陳肇老

謝友人惠杖

致駱五文學

致小彭先生

書

上提學副使張公書

渭聞之貴賤之勢其相懸也若太行王屋之與歸墟也夫太行王屋其高也幾天而歸墟之谷其淵也測地苟非育賤者睹之皆知其為絕廓也故凡士之賤者其視尊貴而當軒冕也若斧鉞之加胸臆也春冰之在巨津也瞻顔盻而股栗睹顔色而肉悸非尊貴之故以威其下而其顔也勢若此其懸也嗟士亦戚而卑哉故遇其賞則佯狂者見珍于執政大夫種是已潛其聲則居鄭者沒譽于君卿

列傑寇是已今謂燕傑寇之玄通而明公之明達過于范蠡故謂不以尊貴為畏而輕犯其下風願明公假之以容欵之以色勿畧其鄙賤憐其菲薄之才而後其狂悖之誅俾得申其孤孽之苦陳其愎歷之難以觀意向之所在則櫨木朽株或可比于積蘇魚目燕石庶幾歸于廛笱非敢藉口說為茍進之資以翰墨為衒售之術也謂聞貧窶者士之常也時命者士之幾也脩自若士之的也故智士不語貧達人不言命庸衆不期的是以亢激鄙而樹玄邈茺雖不能臣振清風而肆逃遁文武不能衆追其轍迹而擬

諸後入則自媿者當衾影而慚奔競者宜閉戶而入然當今之士遇熙灝之辰而急進取之義六甲未窺者以朱紫為周行四書未閱者以宦仕為標的設若素居草萊而坐侍哲入則雖服閔曾之行抱左陸之才生則沒身荆棘與喬木同槩死則名逝道絕長棄溝壑而不返上既弗于彙征之義下無以協白駒之遐心茲伏生之老死志士至今惜之孟軻之徘徊七國韓愈之趦趄相門彼豈示　於人抑將以勞為安哉渭也何人敢言韓孟原其志意未必無可取者渭運時不辰幼本孤獨先入嘗拜別駕生渭一歲

而卒有二兒伯貴於外仲遂取貴州至今充庠生渭少嗜
讀書志頗闊慱自有書契以來務在通其騷焉六歲受大
學日誦十餘言九歲成文章使能發衍章句君子縉紳至
有賢樹瑩珠之稱劉晏楊脩之比此有識共聞非敢指以
為誑十三歲老母終堂變故尋　緣葵繼疊有非說所能
盡者五尺之軀百事攸萃志雖英銳而業因事尋家本伶
仃孰衰而渭號託藝苑不復生產作業再試有司輒以不
合規寸擯斥于時業墜緒危有若碁卵學無效驗遂不信
于父兄而況骨肉廄逼冀莫相照日夜旋顧惟身與影嘗

覩北溟之魚終亦南徙扶桑之鳥豈當蟄翅古人志在四方故桑弧蓬矢取諸廣遠重耳奔亂而霸馬援牧邊而達僑名發迹豈有拘方激昂丈夫焉能婆娑蓬蒿終受制於人哉遂諸父兄宗黨誓曰功名何處不取復似今日形骸不上此堂也使欲往之貴州從仲兄以希肆業發科而徙手裸體身無錙銖去路脩阻危若登天未嘗通曉一藝而欲致足萬里之饔飧不亦難哉乞食於異域委骨於他途此所預定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夫以伍員策士志在報楚猶吹塤而假食于蒲闗韓信壯夫未遇漢王尚蟄釣而寄

飡于漂母有二賢之才以當紛爭之世一時不遇終日無憒況于謀者之二賢之蘊抱而無漂母之知人雖使亦有之豈能遇地盡同哉步隨情變衣共體卑飄遊雲天跼蹐猶用進不能取功名以發舒懷抱退則蒙詬　達君子不齒鄉曲不由道食其出誓不為義人耳比諸木偶方以遊芥夫豈過哉則雖自咋已指戒蝦既晚悔之何追徒取父老之侮祗為伯仲見侮之媒耳何以竟已少時之志以復見先人之廟耶愚以君子不蹈危地哲人宜務先幾吾儒行事當如用兵一失其算安可再振遂使智逾黃帝勇先

貴爲無所復施況渭今日之事猶宜敬愼而念此者也是
以猶務隱忍寄旅北門意在強爲人師以餬方寸何期營
營數旬竟無一人與接者流水既鼓而鍾期未緣駃騠非
驚而方臯誤逝芻米僕賃無以爲資將擊無魚之歌恐解
孟嘗之聽若欲閉門偃卧不免袁安之狷俯仰牽制桎梏
加朗憤懣抑鬱若焰湯火五內但然竊計返家則倏去忽
來若猨狙也長江非遙若隔秦楚因玆不返則館帷壁立
僅存古書數十卷且無見接夕當棄失畏路阻而處飢困
避道乞而將操瓢是猶惡影而居日惡臭而聞庖也是故

海至終夜淚焉寂寥起舞而為謌曰鴻鵠兮高飛昔時渡
江兮何時能歸亡絶四海兮羽翼未舒中路阻險兮當復
誰依慷慨三四不覺淚下悲哉悲哉事未易為俗人言也
伏覩明公鵬逝鳳騫手采玉立德參天地文協典謨因將
以齊足三代而卓犖于虞夏者也是故四絶之稱見許當
道一代之士仰為宗師蜚珠在室四隅煌然語以歐胡未
能盡善士之聞謦咳者奕奕然出其室而觀日月去汚濆
而浮江湖譬諸鈞天廣樂變于虞庭而伶官俳優快呈其
響故巴人郢客𡸁舞㒞躍鳶魚嘍蟻翁媼俛首何者以明

公為人物之槖籥文章之鈐鍵足登龍門聲逾珠玉此懷粟縷之技者悉皆揲臂耿觖隙之明者亦願發輝光雖知柴淬之色未合玄黃桑間之音難廑風雅所在大雅含弘君子矜憫也況涓遭此荼毒旅于窮途盡將淪沒旋車比于阮生者也為人木強塊崛不能希聲釣望既寡淳于仲連之薦終鮮叔牙得意之交狼狽偃蹇安所施計一餔不火胡能生活尚恐救死不贍奚暇役志詩書雖明敏若顏端經濟若董賈文章若班馬授以廣成羨門之訣投以岐伯盧扁之術終當捐骸豈有過補生無以建立奇絕死當

含無窮之恨耳故曹沫聶政無三尺之劍則不如農夫之
處隴畝蛟龍處木不若狐狸騏驥處水不若跛鼈士而無
資何以異此每念於斯未嘗不擲卷投札流汗至踵也伏
覩明公憫其始終歷涉之艱難諒其進退患難之危迫憐
其殊鄙之才俊其今日無資之困請假晷刻試其短長指
掌之間萬言可就或者才有可觀物非終棄則傾挈之枯
涸置以清波俾得飯茹糗糲雖云駑蹇尚奮馳驅不過朞
月則書生之學可通假以三年則道理之堂可造語文章
則跨制兩漢語盡性則駕軼四儒此亦學者之志願能事

豈敢誇張虛說以炫耀大人哉夫信陵春申戰國之鄙夫也且致客數千而名流後世飛劍躍舞小人之技也亦能見悅元君而賞以百金渭雖琴賤豈直劍舞之士哉顧明公進而教之則二君不足數而皐夔易為也明公豈靳毫髮之勞使才士沉淪朽没不得仰首信眉激昂當世耶昔荊軻豫讓行若屠販一感國士之遇思報其主而不可解遂至于殉身而不可化中流之黿北溟之魚蟹豈多于人哉乃能報珠而浮渡渭頗讀詩書亦知大義豈同負販有異魚蟲使一辱英盼九死其心第恐天地無窮徒懷衷悃

耳渭又聞河海納流百川歸溒一人憫士四方翹首謙明公覩于超曠之道必不以疎遠見拒故敢述其始末托書自陳萬一因其會遇加以擯斥則有負石投淵入坑自扶耳為能俛首閫閫偷活苟生為學士之廢棄儒行之瑕謫乎惟明公其生死之渭恐懼頓首

上蕭憲副書

渭小人也材楞質孅上之不能務學脩躬以宣懿德次之不能掇菉搜奇以顯聲通藝外之不能混俗和光以取容家人三者無一焉而猥鄙齷齪迨于今日仰怍于天俯愧于地往者志身困蹇將望援于仁人而以幼蚤書生任其狂悖披肝膽陳危迫不憚撥剜相盻之疑九淵驪龍之喻遂自通于文宗大人之左右以得伏拜執事先生之清塵執事先生及文宗大人弛其誅戮先以含弘不以不肖而擯之俾得覲候于門墻渭思唯李子為策士之先驅至秦

三日尚弗得瞻望闕廷故比謁者于鬼比王于天帝黃石將授興王之符于孺子且三難之以伺其誠古人之殊遇艱難十居六七渭不負蘇李之辯非有孺子之敏徒以尺寸之牘恃戇妄之愚汚瀆上官亦得列諸廝隸伏試下堦惠借草芬光及蝼蟻意謂此時恩難堪矣而渭當試文之日適王運使在焉文宗大人指渭而語運使曰考此儒士非有他也昨来上書蕭先生見之稱其有才渭伏聞斯言惶恐愽慄退而反省不知所由竊惟徐淑廣陵所舉之孝廉也雖德不若顔回才亞于子奇然越格而薦冝亦為郡

邑之所重而知名于一方矣左雄猶律以強仕之格以闈一知十屈之樊英海内之俊髦也少有學行隱于壺山再舉有道皆不起順帝以策書玄纁待以師傅然後就聘此亦高尚之奇節而振蟬蛻之玄風者也猶以應對無奇秘而當時廷臣以為失望遂至李固所遺黄瓊書有藉此以為戒者夫以徐淑樊英之德冠于一方流聲海内知名特重宜無不可者且見詰于李雄不稱于當世況于渭者無知小子一介賤士智淺才眇之片善可稱而執事先生云爾豈以前日渭所上書文辭不遜高自稱譽如漢東方朔

自誇書四十餘萬言編貝懸珠勇捷廉信而卒見偉于漢武哉互鄉童子孔子見之狂狷之士孔子思之執事先生之心即聖人之心也而渭于互鄉則有之矣所謂方朔狂狷則引以見執事先生之意者也胡敢擬其緒餘哉非渭之暴棄而果于自外二子也盖有清廟之器者始可登于廟廊備瑚璉之駿者乃可論于超越敌孔明自方管樂人信其謙孔璋謂已于司馬長卿同風而曹植有畫虎之誚也才之大小不能毫髮擬之于渭譬如有蚊虻之遊泱漭肖蜩之處喬松形不盈粟聲足自知雖離朱之眸師曠之

耳無微不察無隱不聞亦不能兼并瑣縷而採聽之也獨怪執事先生忘其萬鎰之貴自貶其昌歜之才少其明毅之聰不自負其淵粹之學至于常布賤士顓蒙豎子不欲阻其進往且將置之周行徧擾為心成人之美于斯盡矣豈有加哉諺曰白首如新傾蓋如故言士之役名易而見知難也故芳旅露葵未遇易牙則必斥之于珍饌之外而與惡草同味南威西施投之羌胡則必變淑媛為媸而弗若厲姬之為妖冶服鹽車之騏驥長鳴而不去韓國之盧狗悲號而不舍昔此道也渭之菥蓂之珍鮮威施之治抱

狗馬之愚無追重之技搏狡之捷執事先生者有以易牙
之辨出孫子韓人之顧此渭之所以欲思為千里之馳雖
先之獲感激而不已者也昔張載以弱冠之英負不羈之
志駐延孫吳遊情佛老及以書謁仲淹淹乃示之以讀中
庸而卒為純儒蘇洵讀書五十年若權書機論兵要諸篇
至歐陽公始獻之而遂有子長之許何則彼誠有以相加
也渭常思二公之和德精光眇然懷抱貴而下賤明足知
人至今誦之以為美談恨不生于同時為之執鞭抱扎奔
走而斷其左右以得覲蘇張之令顏為歎幸而執事先生

之文章道德譬諸日月賢愚均瞻而且飈舉霞章剛明毅
發吐哺冲讓繼響周公則擬之歐范迭為後先又恨不能
覊蘇張之末壓以自淑以得齒于大人之前為深詬夫君
子思其人而不得則又以為是不足與也既得其人則又
歉于拘攣之才而不能覿望其顏色則將終淪匿而不得
振奮也日夜念此嘗至熱中渴不能刺心以吐情決腹以
見志繼而自思孰事先生既許之則知不鄙其紙繆猥雜
之作而容其無知愚蒙之狂曲蟀之櫟得繪青黄飈凰之
技齒諸鴻鵠此發曠之才不拘之士所願托廝而終身者

也伏冀左右之容終始其量弗拘以世俗之儒而馳乎域
外之議推其仰託之意以特諒其不敢自外之心列之下
階籍聞雅教愚知咸選賢否均録譬彼天地爐冶而萬類
妍蚩無他範焉則渭當殞首碎顙銘骨鏤心踴躍銜恩徼
軀是效設或律以俗論加之威嚴冀以求榮斥而勿許則
是畜蓬之推無有不殘太山碁卵墮淵可俟非渭所願聞
也謹獻舊所爲文凡幾篇悉雕蟲之技塵瀆聰明諒執事
先生盡河海之量者故不敢隱其固陋惟左右之垂仁

與員外王公書

僕聞越裳異服仰公旦而來賓東海遯思望西伯而興起非九戢之足以貫遠而三公之足以釣賢也良以夷夏縣方同心慕聖仕隱殊迹合志懷來故燕昭拜士而樂毅劇辛往自齊趙秦楚迎賢而由余百里來歸戎宛何者聲諧斯律則巴人與雅門而齊唱事涉相知則白首比傾蓋而異情側聞廷下光回照乘駿越流星學窺百家詞媲兩漢精三五之秘譚八九之文遡河朔之波追王劉之足辭家顧盼操三寸而誰何是則善矣而招來采納河海為心秦

楚之人未見千里裹足也僕泉埜鄙人歌非白雪外田父喻止芹萍然逢桓扣角寶切于衆遇盂彈刀無興愚抱足下成文擅八斗之才命賦致千里之賞是以蒼蠅蚊蚋附驥尾而思遐鶯鳩鷦鷯望鵬翼而欲舉然而偷威西施非以揚治而鷗姬嫫姆不能逭嫉非必照以西秦之鏡鑒以離朱之眸然後辨其美惡之分知其薰蕕之陶也雖然匠石之門豈無枉材逢蒙之徒未皆至彀僕果如是非自許也伏冀足下拙運斤之妙眇念服車之舊事賜接清光俾鶴雅論松心覺矣僕何求哉若曰藉文章為口說視翰

豈爲俯身則陷于亡羊之岐路而非行已之周行矣豈僕
之志乎謹白

與張石洲論脩府誌書

夫蓬蒿在道樵採不遺美玉含山獻入再刖渭毋庸此謂知己者雖碩今遭遇足下豈敢隱匿近聞江村老先生銳意脩補郡誌採訪廣大料條精詳因取舊所謂誌覽觀乃知作者數叙不經綸綜𠢕無法度使無填誌事實賴乎前聞之故一過入目便可付訖上耳夫前此郡公豈不用心銳志廣收傳訪其一時纂集之華豈不把毫濡墨援採簡編絲尋縷對流汗卷手者哉所以不免盡訖者以作者無入信耳目而真偽放失也夫事不患其不詳而患于無斷

文不患其不衍而患其不古今積業盈廚揭章試目則中才皆無遺以舊聞昭然而裁斷不自己出也至于莘劄簡繁傳序文采求源根肆評論之際則百人無一焉何者言語一也重順缺齒齵牙而扼喉吃吃者其對人非不盡事實與再倍皓齒喋利而舌敏者自異矣天下事忌絕盛唯德行文史彌焉行于前而可聲于後非上聖之行也作于昔而民轍于今非盡世之文也故司馬遷作史記班固叙漢書其諸傳記在于馬者班未之有易所弗忓者特数字數行之間耳即今之脩志渭尚未嘗聞其人若干其名姓

為其然假令收十八其重顚趺齒者非能盡刪芟也必丹
昏皓齒噪利舌敏者亦一二人焉居其中使言語不亦動
觀聽哉故孔子曰為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
羽脩飾之東里子産潤色之鄭能用人材各盡其長四數
不悔況于奠大之府為不朽之事上有郡公之賢臺下諸
公之哲而可以苟且為哉士之有才者多耻于自媒其薦
焉者或未嘗專是門戶徒取諸耳目及有司校藝上下以
為去留夫志乃史事此豈可以當今校藝進退人材哉此
所以十脩葺而九不足觀也渭目觀諸公將舉不朽之事

恐不免覆餗之弊惜舊所薦引之非材故蹈自媒之行欲
舉專是術者如某某等敢勞轉轂登之府署俾裨補放逸
少有可觀昨謁橫簃以質客濶座不可邊白欲與臺下面
陳伏聞畏暑戒客又不敢進以有降使敢文之便謹奉書
問還乞降命一示可否不勝幸甚

答北庵上人論明是因暗是緣書

渭穿針學繡無花譜可看嫣絨雜朵正欲請正姍工前日得書極感開發以限程看風雅故未奉答今日方了乃答書渭前疑明是因暗是緣如君所論已自說得過去但深求之猶未脫然以光鏡論則明暗即色空類却以來去相代解因無不可若以自性體用言之則便難通矣緣義本從纏繞姑以藤喻之因者根也緣者從根至尾蔓延盤轉而不絕之謂也故因以言其根緣以言其繼續而不斷則明者當自有明者之因緣暗者當自有暗者之因緣而今

乃云明是因暗是緣則暗能緣明此猶可也而明何以為
暗之因乎似當分兩截者矣愚因記經云亦無無明盡因
思　祖此言意者謂不至無無明盡則猶有明可明明即
是著即是暗之根即是暗之因也故暗復緣之暗而忽明
明而復暗以此相緣無以極已故暗亦因也明亦緣也故
曰以明顯暗以暗顯明來去相因也否則既謂之來去則
不可謂之因緣既謂之因緣則不可謂之來去而今二者
串做一處說話此愚之所以于字義而起疑也至吾兄以
體用二字而比因緣若斷章取義不離二字相貼猶可若

以因緣真如體用則却似未當蓋體用不二從內外見之因緣亦不二却從首尾見之見明因暗緣是有善惡體用豈有善惡哉其中間論緣轉說話極實落所謂好善者習善事而成善業因緣好不善者習不善而成惡業因緣豈亦渭所言明自有明者之因緣暗自有暗者之因緣相互發即所論用工甚是分明而揩磨一說與持提叅悟話頭却有疑夫古人論心多以鏡喻故揩磨之說所自起矣不知此二字何遲鈍甚也蓋此心本心其為物欲蔽特可喻以萍浮水面一撇其萍水復自如非若鏡之沉塵戀膩而

可以下手為是優柔也故聖人但曰致知曰緝熈曰日日新而祖亦云自性迷即是衆生自性覺即是佛又曰從前念今念及後念念念不被愚迷染則是欲人于致于緝于日日于念念上用力耳至于知也熈也新也覺也不被愚迷染也自是良知良能驀上心來的事如電掣即收收時而太虛即湛然矣何所容其猎磨乎然則所謂提持者果當于何處提持參悟者果當于何處參悟而又別尋一話頭撿點不為其所纏縛耶然則凡所說皆古仁者行之而有驗者凡又得高師指授頓悟有年而其敢為是說者非敢

曰褻駕其上也偶自見及此欲相就正故不避隱而言之如是然此釋氏之道也渭誠不能探其涯涘還奠載示昨別札言日用甚是得力感幸感幸餘不一一

尺牘

復李令公

十一月十三日忽拜書囊許過當蕿拂之物文復雅琢萬非鄙劣所堪心識憐馬首圜古語真不虛也恭詢旌斾果西聽憶倍杳正所謂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而已比病歇食飲者四日勉強奉荅不能覼縷便欲強作歪詩一首致區區畧思便覺心坎忡忡臂腕振掉怯把臂即荅此數行亦強酒三合始辦也未罄欲言伺後便萬萬自愛

又

謹奉赤壁賦四紙紫檀詩扇一頭並是舊書愧不專辦幸扇中摩詰詩偶相符為公作也尊使行更愧不周但紙裹卜者課筒中物以驢小供泰酌必親罄折奉杯侍嚼而後敢退措大伎倆將勤補拙儂歸定都告公公定都發一咲

又

僕昨以病甚而歸怨怨屏絕人事如夢寐未醒頓復承多儀此何施緡錢之紙於鬼物非不責報者不能也久臥床席音問寂然適領參一斤參八二軀川扇二把于陶君并慰問勤懇遂想德衷哽哽者數日至今尚搖搖也陶君行

敬復教字尚以病困不能縷悉特奄〻于楮筆間耳更有一言不識進退僕有胡說六七百桀今擬刻其半得參十五斤可矣待盡之人妄希一二語傳後此故入千百之惠也以公不棄鬼物故聊及之不敢必也

又

偶抹水篠乃會稽箭材以其畧似蒲草而午節漸近遂戲以呈教昨賜腆甚無可報答也

又

貂璫深蒼可以馳賜王全斌者山人得此老顛夜來不知

作何勞也頑尚引譲更留後一隻脚何幸何幸遼陽之報喜甚連日懸意今方為公家一析佞也不覺僭言恃如髮耳

又

昨雅意藹然與醇醪共醉也書壁堂而即歸以壁倘書聚寶堂將若之何題冊二詩殊劣書亦不工且不敢記印勞李手一匙櫟餬轉發更作可也餘俱如尊命并謝張一之惠

又

小畫一幅扇一把並詩以見意劉君傳長公委世忠堂記其行甚促不及也僕他便作寄雖然僕豈作世忠堂記人哉作書多差落老邁可知又極苦小瀉遂不擬柬恕罪恕罪

又

承命即當趋候并得一悉起居但陽老今日正邀董丈且午熱矣明早當約與偕諸幸毋他出也

致李長公

僕曩客都城台遇過望未嘗不感愧於心今别来五歲盍

而愚台翰僕而寄荅者想徹台覧矣明春僕欲以季兒往
侍左右或于尊翁處為一執戟未知事機可否耳專候台
示外敬具詩扇一柄表情而已惟哂留是荷

又

問尊使知少遠和而生亦連以腹疾甚小兒子作喇委頓
鶩入是以不得一馳候也冊印并復

又

僩侍久矣知道駕已至即擬趨候然更有別傳不敢破例
茲求使於道路借筆奉数字見僕之不敢簡公也

又

明日擬往西山敢借十二締不拘長耳短耳將軍廐內恩

與此物也一咲

又

昨早造尊門偶知侍濕而返裱者僕鄉人也其技藝非尋

常比幸試之其父馳名一省與僕爲老交知之甚審

又

晨春候未遂面承尊轡每西又與緣延接良用悵然諭及

高君僕雖未與遊然聲聞鄉人稱之必是高手幸一試勿

疑風日稍和當一晤玄教不具

又

數日來作病作瘳殊覺瑟楚聞君亦抱薪憂未能躬候也

命書便當書上圖書十方先遣

又

近日射于何所天稍暖當約日過一覜也聞已攝副帥恐無暇且釘書二十餘本穀副常紙不半欲得𨟏料者十餘張一張作四葉而極薄者足矣不必佳者干瀆為罪

又

小子枳以舊嘗蒙公誤盼近又屢餉老屬既已心熱而枳之同輩及長者亦頗攛掇之故不揣遠趨節下希厠弟子將命之末老屬止之而不能也雖我公寬大或恕其愚而憐其志姑付鞭令執之乎古人為此者恥其弟翻口於四方況父子即恥可知也上谷山川及一二交游宛然在目偶一思及悵悵者移時公勳名日盛晉轉當不待瓜老屬景逼崦嵫無由一握手矣其為悵悵尤可知也書不盡言臨封神越

與鍾天毓

近来日作春蛇秋蚓脫幾脫無暇作旱斜語少俟或有句許當寄去請教昨壁帳有長吉集琵琶記在尊處覽看望歸之

又

得詩讀之咨然奉違三月豈有得于闈韶不知肉味一蹴便至此即百千齋詩奉賣臨發報紙

又

讀來詩細膩中有老刺老刺中有嬌麗且復間出新鮮真可稱大作家也嚼之不已更有餘味健羨健羨長吉集註

見示若使得鄙人注十之一二刋猶不刋也必尋最後注本或可付梓

又

正苦焦渴蒙惠石碌甚感慰春興都漫作奉覽徒取哂耳俟當中善抄者來抄寄耳脫病不勝書也佛之精微不必悼一字亦剩物如欲傳維再詮一部大藏亦未肯了維摩一本最妙物公且玩之替念珠後自當脫屣不着一箇字矣僕于此件只是口頭禪當不得數也亦取公一哂渴頓首　寫答了忽尋封套得春興舊抄奉上是詩神不替我

掩醜也

又

佳作乃諸君未道語復是七排敵脈闥錦帆夜發矣尚未
果有改𡨚國梅君紅綃劇欲呈覧偶無人抄出倘稽一宿
明午當污目也燈下老眼肓〻字不謹幸恕名諱久矣不
具

又

昨所云改者乃𡨚國梅君名禹金字九喝所作昆侖奴雜
劇十有五七可取而少緊者三四耳僕妄改之字甚草〻

意俟真書者抄奉以尊者知音耳聞發舟矣不及也數日

間當覓真書者更抄奉

又

佳作愈出愈奇令人驚詫湖筆正缺行物但空受生嘶耳

移榼有捽至門者自不能很却既承問塔樵領否所當謝

辭也已而已而近作四首奉政大方古帖一種附壁清覽

老纍渭頓首

又

嘉州蒙茶即大關府其地者不過二銖甚至間年乃來不

勝險難一寢布衣輙得真後山一大雖其為開府多矣一
笑石書簡右謹珍藏俟用謬改梅劇寫未完聊以舊寫者
併奉請政九二紙却須後原刻全本對覽方徹小摺紅格
者萬勿令人見之緣中多狂語也　酒力稍微即腈指丞
角掉故書劇婁歇觀答簡可知矣

復某

来醞直不廷而蹕有餘補直卒未能辦倘是見惠鄙何顧
以昌鎖取俟吏示絕敢正席以嘗也昨有話面告王屛長
公岸降步一處頃甚迫故切〻千尊重絲兄解贊萬切徐

徐渭曆之一本不摺即緗皮曆亦可續經史譜近急要考一事元是尊重先許鄙尚避嫌不敢數々也幸諒發名父諱緊不敢具

又

受命敬具稿以呈鄙薄之技止此矣幸諒之下體毒潰極甚蒸以襟袍齷齪且未擬候敬也原稿一書二本并内上

又

太史公念甚至昨歲云有書招兄歸會晤不遠當痛証一番也諸欲言者滿胸但樂因緣入府中耳知會近故不多

叙

又一

鄙踪頃多在山中是以失承尊命茲擬午後便往有何指揮乞以數字付家中自當寄還也未便趍赴罪歎罪歎

與陸龤仲兄弟

拙在昔與盍于諸賢而惟自用以直諸賢過不棄拙親念有加與巳至如前歲客寓走悶餽遺又頻數特甚今又惠以紬儀令人益感怍使還輒附數字見濶懷兼致謝意所命書小兄未及完答竟之

答友人

詩畫並是老手不知長公能登戲如此歎羨無已四稟見餉真是傷惠輒却翻恐伯子生嫌也匆匆挂帆殊增惆悵

與栢巖

延慶道遠而屋久無人甚濕每一汗睡體若局蹙今與柿光暫移入東天妃宮劉菊野房中八月下旬項墨泉和尚關房閉至十二月始出今已借下矣不知果得此緣否題目并錄成附去幸收拾且懶他不多及觸姿自愛

與陸吉泉

昨見委事已問其人初焉甚難之後稍放寬語似有所要也所云難者謂執事自知之病目若熱久失候拜見濮泉先生幸道鄙意生是不得拜也

答陸吉泉

渭得多惠方切感慚至如斯事乃生入所大不幸者而敢以勤執事之既即決不敢當且尚未有日也厚意則敬領矣謹以原賜告返千萬勿再往返也

答友人

得書足見卷卷知宗禮已入學可喜所言鄙作出院門即

忘之縱不忘亦不可觀者也使旋草復忙極不得悉鄙情
惟心亮之

柬丁肖文

昨有人遺黃花菜在此可共蓮沙孔入否即不及往約自
来亦可更有說話也勿速　肖文足下此後約知已作書
名位只此四字其他則任用俗套何如渭頓首

致某

昨勞尊重曲臨繼以珍具萬感不勝昨已對嗣公言敢求
祝文山兩卷一肖仰乞惠賜卒業謹即護内身此代謁謝

不宣　嗣公勞重不敢別啓以謝

答其餽魚

明日擬書泰顏能吏致盈尺活鯽否是一難也呵呵

求友

桃花盛開豈騎驢遊北墅酬酢不減西園可謂賓主並佳

足占公子翩翩之興矣

致少滄先生

奔走經年塵土滿衣以為抵家可免不知家俗更甚於此

睽隔甚久雁暇掃門饑渴可知也頃承多儀極知寵盖使

欲効勞顧以紛紜齟齬如右所云然見委誠亦不少蝦難破況一一仰應謹以賜封奉返候少暇必勉效一章或此别之序或貴號之詩二者必居一也拙稿書呈然後請乞可載書必以具如何如何倚筆匆紜併希垂諒

致天目兄文

五六月兩寄書不知達否所托人則忘其姓名矣此月晦太君已告逝伯子尚奄奄餓瘦未即起兄寄王鴻臚者不勻用太僕公頒借三兩也弟傷弓畏瘦如虎不一造尊門懊痛之極兄今來固自可無挂然始初忽滞不一返何堅

也刺者交口此等處踸過駟可及哉弟事尚須內定華與
陽丈成之前書已悉改不贅亦以一發七八封筆不得逸
也鄧袁強斂莫更自吾

又

駿逸之姊界見鞭影便自絕群兄詩似之也改句固妥所
謂癡兒何至是耶一咲刻本馳二一與射堂共看一謹留
之有緊要處與之非十分緊要莫與也緣此事弟不欲廣
世非謗醜乃大有説也二本俱勿留射兄所五郎君不容
棋歸將不免使對門人覺知則大謹也此當與射兄明言

之至切之嚮南公無南胄之說代作書不妥如與吳君者佳矣更何深求哉少刻尚未往彼亦待被入直頗耳望二兄早過真以日為歲奈何奈何冬雖水候然用火調目為要

與商燕陽

犬馬一待烹焉遂為丈喉舌累會稽學師至書道其詳感而繼之以慚非為兒女態也回思下石者故益增媿耳仰賴德噓近稍離鑊湯但薄命之人未量究竟（如）何幸終底也丈一飛冲天儕輩生色圖候者而年封緘再壞而始達

里以知囙之難矣小詩書惡扇畧寄區區臨楮昌勝悵然

與蕭先生

渭無狀造化太苛猛相迫火鎖未解重以火病自前月二十七日以至今四旬中間症候不可言説絶不飲食者二十九日頃方粥食強起移步扶杖可至中堂欲過門而門限也自關門下還陟以来戴喜戴戀如石在心耿耿不化何者教誨既篤恩德攸積所終身不得解也又聞解行在即托人候察去否之狀自量不能起望清塵但毎于清晨精神生復之時便執筆搆贈别詩文文成于心而書怯于

手中止十数戳就便發渭非不自惜也前闗應可即君已去揚州渭無言以贈又重悲矣恐令復緇是事則渭雖填溝壑無以塞恨渭素喜書小楷頗學鍾王凡贈人必親染墨今試書奉别等五六字便手戰不能骨瘠肱弱又五内餘熱發為瘡毒指掌反強然也因命人代書其後草者則渭強筆殊不似往日甚渭貧而多難門下所憐空文以贈必以為喜而不以為怪所恨精力短憊文字皆陋不堪但情在心胸雖莊周之給亦虛言馬揚之藻皆空濶耳敬問道旌當何日西指或且徐徐其倘得奉顔色拜别耶謹獻

二冊一以補應可郎君舊于郎君處假小說九本兼奉歸之久命作竹南味菜二詩竹南詩往時郎君出冊已書矣味菜之作還當努力補呈病餘之人離别在念臨書不勝悵悃

致陳華老

揮手甫十日即抵金陵遇鄉戚入郢便帆更不寂寂唯歸計却難預卜矣門下綱紀公事辛勤以聞并稱推解之愛無任依依

謝交人惠杖

承惠邛竹杖足仞左右我矣僕尚蹇健未須謹奉置琴書之右時見故人倘他年龍鍾藉此如目前不啻戴德當何如也率勒以謝

致駱五文學

脫驢鼓栧比入閶正梧桐月上矣緬懷連日勝遊山壑猶掛眼角因捉筆記之將以誌千古一時並以謝主人下榻良意不淺也小記并附斧正不宣

致小彭先生

二三月間兩寄書奉候一為羅文峯文峯云托張其轉寄

一為渭王家外甥是歪頭者固是病死之餘一致情曲却
大約知李仰城今為兄寓處官舊時有長歌寫竹卷上贈
之順適意今失稿托兄一索寄来也然仰城舊辱知愛本
欲一通問亦坐病後懶作書况又是官人不可草草索稿
時混為弟拜上千萬千萬行者倚鞭而待故于兄柬亦不
能多悉徒有翹首而巳

徐文長佚草

卷九

行狀

墓誌銘

傳

祭文

任處士行狀

處士姓任諱士成字宗仁別號鐵野其先汴人也在宋遠祖曰聖公者為宋諫議大夫聖公有孫曰宸為侍御史其宗朝值南渡遂家會稽宸有孫曰德甫為翰林承旨嫉權奸以講諷放歸及卒其宗為痛悼勑有司營葬祭賓為任始祖德甫有孫六人入我明永樂間或以聘或以舉並仕于朝而六人者終其身共爨食以故時人目其居為孝義里云聰生廣廣生珪廣補邑諸生以文學珪為鄉者士娶宋氏生司成繼厲生伯成及處士處士生而頴異至十二

三每讀書至夜分猶掩卷默誦不輟家人恐其勞戒之勿
止稍長貧家人又勸之業醫若賈勿從於是新建公以良
知首倡東南處士聞其說慕焉負笈往從公之高弟曰雙
溪胡先生若冠陽明巾高切雲廣袖而博緩步委蛇里人
笑嗤鄙以驚而胡先生者稍不得于其繼母好事者毀之
至以聞處士處士皆若勿見勿聞也而冠且師之如故於
是陽明公每過胡先生所輒嘆息以處士篤于道也胡先
生歿處士則倡率其門士若干人為之營其殮葬出錢買
田宅捐粟肉以給其寡孤者歲以為常胡先生歿而柄良

知者在郡城則有彭山我齋龍溪諸老先生處士則文往從諸老先生而以蕭君汝行張君道存羅君元齡柳君彬仲馬君世培陸君常道丁君尚甫為之友於是處士德益進四方若鄉之人爭延教其子弟每歲終為明年塾計鉅公長者韋爭先得之當是時郡邑長吏不下士久矣至聞處士則相與延至于庭改容而禮之餽遺恤復或榜逸士而旌其門至十數公相望不絕于是人比處士以胡王羅范云處士之為人孝父母父生時遠客處士方齠每默請於神追其病且死館于蕭訃逾期處士歸不食七日幾絕

母儀性至嚴也少怫處士必跪請釋而後起其友兄弟伯氏聞怫毋意處士亦跪為請伸質共爨而食每一歲塾所得歸輒解橐與之其別夫婦處士少病亟娶即就外館寢人以為病亟暫也至館于吳中吳中主人經歲盛歌舞聲伎久之主人陰令就處士處士拒焉及聞其婦一善言必起而揖其教諸子至嚴而溫見者皆知為處士子其教女越州山吳姓巨富貴家也而州東公官僉憲為其姪請昏處士。女處士謝以貧公強而後可其處鄉閭必睦其急貧若解紛必周其衣必布履必革予丱至皓首見其再易衣

而已其食飲必犠尊大抵處士之德醉人人與之處若聽琴瑟無不氣平若其解暴悍若湯沃雪無不釋者其教人若時雨之于物無不化者而教人為尤長余兒枚至頑冥以勤處士館之閱三月舉有禮而言温手始緻而輙纖矣蓋余自結髮聞處士而慕之晚師事彭山先生始與處士同門余総而處士常也余每客歸彼此相過從未嘗不卿盃盡燭而罷罷而未嘗不自省也往年處士病予就問于內榻予病處士就問予于內榻其後予變作就理處士就館余自計必先處士矣而處士顧先予何耶處士之梢也

以痞痞從膜久而餾蝕血潰遂上下而醫不知也處士獨知之令載歸與妻兒訣皆正言無一眊語噫非道之力能如是耶處士生正德巳巳十二月九日卒隆慶丁卯十月四日年五十有九娶王有婦道生男四誃邑諸生娶婁氏俱先處士次誼娶王氏次誎娶錢氏次訥聘何氏女一適吴名悟者女孫

程處士墓誌銘

公諱汪字公度世家休寧之富溪猶潛菴梁將軍忠烈公後在宋文武兩科進士中書舍人驥乃公十世祖幾傳而有順德順德生超宗超宗生大森大森生敬敬娶吳氏生公四歲而吳死繼復吳也公值之吳孺人慈而公盡孝養宗族兩賢之及長多病當其時尚幸被重慶下諸大人無不賢愛公者公曰父母惟疾之憂吾其可以身傷親心哉乃自謫斷特謹及就傅病尚未盡去體則又曰傳而不習非徒也則又孜孜理編緗毫槧能自先于諸同學人既冠

益病至不可勞以思乃始棄儒從父兄賈于貿公則能洞天時知豐穰災凶及四方物産之有無民卭有節味射利不貳價人無不服其廉而能殖與人交半湖海公不失言於人人亦不敢以言失於公嘗曰上有堯舜之君則下有擊壤之民汪豳雖也今幸生唐虞世耕食鑿飲得泳游其餘生足矣吏何慕乃別築于居室之旁曰潛菴以見志幾年而以病卒為嘉靖癸丑六月九日遡其生在弘治壬戌正月十日春秋五十有二娶臨溪吳氏子男一曰桓女二長適臨溪吳世邦次幼孫男二曰百穀曰千鍾孫女一幼

以其年月日葬山入塢百穀持狀來乞銘其人朴而禮且
能詩雖未嘗與之有平生然朴則信禮則為其先也恭不
可以辭銘曰
公家富溪而我會稽公之盛德曷由以知見公之孫朴而
有禮其言不欺如數一二鼓鐘於宮聲聞百里予筆眇之
何能軒輊

鈕太學墓誌銘

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蓋自古而言之矣又曰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此殆謂為人子者于醫或少而未習或習而未成者言也苟成矣何俟于人周禮天官有食醫掌和調膳飲以平王中有疾之醫瘍之醫聚百材審時宜以平王內外之隱則凡人子于疾瘍之外食之醫尤不可以不講也若食所具物視其分自不得上僭于天官夫食平則疾瘍而醫自不得[illegible]而孽不幸而孽用子所工之瘍疾治之有餘矣後世昧此義鹵莽于食殆

疾瘍而鑿孽之又借手于非其人難矣今會稽有一人焉曰愚巖子鈕大夫石谿翁之少子也余向與大夫游習知愚巖生有至性未冠以毛詩中歲選為生于學隸府中甚才乃試則輟值例得輸遂輸為生于國子甚才又輟乃走翁官邸受庭教而翁性剛毅遇人若事弗規而任方與嶷〻者不相能中謗挫道不行愚巖時〻娓顏色以進曰魯國一儒大聖人也貴中尤貴時儺大人少利其方毋拘嶷嶷者忌翁詫曰孺子耶汝來就爺教頓教爺耶愚巖跽請答翁為一笑而罷然公竟以是歸歸而治園池疊石為逋

倘濫浪以老甚雅麗趣今昔所與也禺巖一不往僥其間
惟治帷誦讀一小齋中爰暮歲時問候服事于諸大人間
已復坐齋帷中如故未幾翁病彌年未觧醫莫辛禺巖擲
書而起曰糟粕翁糟粕翁自此不得專相從猗乃益治舉
之習疾醫以試于鄉人往〻奇中而翁病至是且閱數朞
投擲遂禺巖曰投而遂其禱手禱復不饗曰其代手作誓
請代不閱而月而翁不起矣禺巖倚廬而墨衰幾不能杖
已毋劉復病於欒於禱且請若喪而瘠〻而至不能杖也
卒如翁翁二姬並賢一旦失主遂失主毋恐其出與邵倉

卒不可及為治屋召匠設佛置經獎鉢串具于園中竭借以遺事屬而伯兄即已得專必請而後決歲時伏臘祠祀召會諸禮郎而伯兄可專決必諮于愚巖曰吾弟優廩綸以付婦耕畜桑麻以付奴賑施不足贖賜遠邇揭籍當所等差親疏上下令婦以廩餘出令奴以往邀以受部之日入登籍中用是多暇日日坐翁所講世學樓讀書其中親疏勞苦之曰小子不敢墜我翁緒也若夫成功則天也至是翁嫗祥禫先後幾五年矣乃無月不哭者心肝而臟已離決自脈之曰我當以某月日死至其時病果劇命其子

請而伯父來訣至則汯與訣語曰亟毋一語不關道義也遂訣婦訣子女加訣其兄正巾衣之寢而逝嗚嚴諱琳字粹甫娶張氏生承玄敏奕襲經業不墜女張姑適陳汝演張卒繼周生女趙姑幼未聘琳生嘉靖十七年戊戌七月九日時之丑卒萬曆十一年癸未九月十八日時之酉年四十有六按琳之先有純一翁者自吳興客會稽家焉迨六世祖拙庵翁娶沈氏生宜庵翁諱清字宗源成化間戊戌進士官按察副使娶馮氏繼侯氏生玉泉翁諱廷信字朝節中諸生選以文高廩娶陳氏生石溪翁諱綿字仲文

嘉靖辛丑開進士官至按察僉事以故拙庵王泉兩翁與其配皆得封若贈各如其子而宜庵以侍御超為按副石谿以給諫起為按僉任會稱世族琳殯采地毋卜夬吉乃承玄懼時久事湮亟持狀乞銘銘曰

劘調盐損以協於平匪直疾瘍食亦宜然我儀圖之豈直豎耳僂世推移適平而止人疑叔子操之舍經我知叔也膺以爭觀乃公以亢叔柔以和君臣既獲佐使不頗豈惟九圭別豆與麻鈕氏詒餅幾于易牙平心之方寶甚於此移治疾瘍擧此措彼孝哉叔子百行備矣藥銚留殘我欲

取瓿

鍾太母顧恭人墓誌銘 代

顧恭人者山東按察副使鍾使君毅之配也殁再朞將塟其子廷英抱使君故吏姜天衢所為狀來請銘余不得辭按狀恭人之翁和軒公世上虞人始以明經為諸生即奇於一第然以右族聞娶趙氏生恭人有異夢恭人生而端靜似有夙稟人謂夢果符葢以此得翁母憐須良偶六歲母死哭之哀事後母極孝謹及歸使君能以勤勞佐使君學使君成進士官刑部以郎中知池州府又自池遷鎮臨清凡贊好補遺多恭人力故所在並以職許獨臨清值恭

人請奉姑太宜人歸養其家故不偕往然於别時無他語獨謂臨號重鎮相規勉尤懇致其語人聞能誦之始使君有弟壘陽死使君哭之慟恭人侯間為罷涙曰慟何能不死叔叔有女孤君取孤女之使不孤乃不死叔也且益可歡太君及使君在池迎太宜人與壘陽女俱既至恭人謂女業所許可益歡太君者也乃瑣至餱女猶餼太宜人及嫁女猶嫁己女太宜人朝夕自得之果益喜於是恭人徐語使君曰如君纍者百哀能慱太毋今一唉耶蓋恭人為此語意欲以是感使君使毋事得較所重從之也於是使

君益賢恭人先是使君侍次京邸恭人之舅贈公病則勞
於藥與饔飱則勞于哀喪不欲以財苦其伯叔則勞於辦
又自奉不喜豐而喜勤事凡蠶桑田牧廚膳賓客伏臘之
舉施予窮獨及津梁道路飽饑瘞死之具以至女數僮奴
上下張弛其等靡不躬度而寸量則又過勞于神盖外腴
而中瘁有日矣至是又殤其女痛之病遂至不可藥而訣
之夕固以不復得躬侍使君又不復撫諸兒女痛而訣而
於不得躬侍太宜人令太宜人歡已之養顧由老而悲已
之喪尤咽哽語不復可辨噫若恭人者真可謂始終一于

孝矣非夙禀曷至此狀所稱旁之祥殆然耶恭人生嘉靖
丁酉四月辛萬曆壬午二月卜塟于五龍山之原男三長
鐵英聘山陰王方伯國禎女蚤卒次廷英娶會稽王别駕
鍇女次延英娶同邑陳司馬洙之子國子生以程女女二
長嫁會稽陶尚寶允淳之子學生崇德次嫁餘姚陳遷副
鏌之子國子生渭孫九長彝娶同邑陳經魁志鍪女次銘
功聘同邑徐春元遷龍女蚤卒次弁聘同邑何大參大化
女蚤卒次銘勛娶同邑李御史懋芳女次銘勳聘山陰何
尚書鏊之子國子生某女次銘勤聘仁和馮進士國英女

次銘勳聘仁和丁某之子國子生某女次銘劾銘劭銘力孫女五長嫁山陰張憲副汝霖之子學生燁芳次嫁餘姚呂大學士本之孫學生康成次嫁同邑顧春元洪節之子學生巨光次未字曾孫三長台次呂次品曾孫女一畿英母曰張蠢恭人於未子時特卜以歸使君者時恭人方盛年居又相善尤以為難銘曰

內則班班詎先婦教綱舉目隨最要繼孝婦姑不說詹稽以唯自古已然末雖不蹈取效之孤視女而離太母曰嘻易墠以茇迨殞而訣猶失養是悼卜阡於何倘邇孝娥之

廟

何孺人傳

何孺人者山陰南溪先生諱適之女也先生以文成公學教鄉里士從之如雲而同邑余君名淵者方弱冠及門先生異之以孺人配君君學最工而治生則最拙孺人從女紅力相君使成其學竟亦不能遂聽未幾以明經三上有司第輒上輒躓由是每怏怏不自得竟以病經孺人哀不自持走訣其姑曰天予姑予忍令夫獨死新婦獨生乎而孺人時且身姑輩以其身歎歎誘奬之曰今人家重昏因不特生而重夫以死而重祭祀其夫也故無子者人罵之

則曰絶後爾乃背指此諦即作如此罪過耶即不幸免而
女即仕爾殉夫子前志亦未為晚已而免果男孺人志亦
觧然毎毎值時祭未嘗不慟絶不替初喪其他事始教子
悉縷縷克盡倫道里中稱真女丈夫孺人十八而歸二十
六而寡稱未亡人三十一年總之為五十六一子承寵即
右所稱身若治經生亦不售去以貲郎起且拔拜於詮又
善治生母在時色養兼至然孺人之賢即其性稟謂非先
生之之遺訓未可也
論曰或有謂予作余母何氏傳者曰何氏貞不待爾傳而

世自傳也其才賢目甚多爾何略耶予應之曰春秋一字袞鉞攸係數其事而稱之其不可稱者多矣後來作傳者多拾瑣細止犯數事而稱語不能免雷同大似詰三老脫雜卷云故事者予甚嗟之又可自蹈哉

司馬氏婢傳

婢司馬氏者余友白朝岳室也余壯時驟困措負一蒯劍挟數敗槖書來僦屋東城里中與朝岳故所僦居僅去一弱矢兩家戶蓽編疏以槁篁每噎息則激響出道上婢居其中者六七年始徙他里而六七年中客每造朝岳宴坐以時日計未嘗得聞婢一聲居常糜蔬至晝也而時出方圓以飯客必等中戶庖乃已朝岳故列侯將軍家繼敗轍教兩兒子樂不屬且伺矣而婢伺屬兩兒子者每每出朝岳所不逮朝岳抱經行名始籍郡弟子婢則喜不勝及以

誤羅嫂亦竟不憂也即嫂數行不亦可傳耶朝岳數以經師外游行或竟歲始一羅歸宗人秉酒者誤繞一樹嫂背嫂驚絶仆地起持斧逃舍遂扶之不得既乃病悸朝岳歸知嫂勁草試疾風益表著也顧反喜不問問以語全全然之而嫂則心恚朝岳為嫚已且以為驕觸事即反唇而詬曰居前數十年以夫殂也不意夫驕也遂終其身稍驕朝岳矣噫茲不尤可傳哉作司馬氏嫂傳

祭文

代督府祭王封翁文

令子以絶世之美抱無所不窺之學出則為賢士大夫處則為高人古今可指數者令子盖居其一矣天下想聞其風采則必上遡其所自而爭相羨于父子之間曰是何翁之禀之異而鍾是子之賢也否且曰是何翁之教之良而成是子之善也不然何以至於斯然則翁之存也固天下人父子間所慕而擇之者矣今其亡也有不歎而惜之者乎翁亦可以無憾矣雖然是則令子之所以為翁重者及

吳越間人士為予道令子則必及翁之賢亹亹不置口乃始知翁固有以自重予忝令子同年蒙愛舊矣當其聞翁訃時方治冦駐師海上比歸稍休息怨怨兩閱月矣乃始得馳使一奠而洒涕再拜以送之翁如有知其鑒予之微衷也